

“福州管带任家军”的闽湘“君山”渊源

■石津平

任氏族人大多来自马尾君竹村。君竹村任氏先辈并不是本地人,而是与岳阳君山和船政文化有着历史渊源的深刻渊源。

二

马尾君竹村的任家祖先,是从岳阳君山迁来的。据史料查证,南宋绍兴十三年(1143),岳州任献文和任献明兄弟为避战乱,从洞庭湖君山出发,一路迁移。到了现在的马尾君竹村,兄弟俩发现此地山形水势像极家乡君山,便定居了下来,并以老家的君山命名,寓意对家乡的怀念,展现不忘根本之志向。任氏始祖勤奋开拓,繁衍子孙,在马尾君竹村散枝发叶,后又迁入周边县市,也有到海外发展,还有迁到我国台湾等地的,这实际上构成了湘台闽台历史的血脉相连。

无独有偶,缘联两头。闽湘两个“君

导致被动挨打。8月23日,大量任氏乡勇主动参战迎敌,保卫国土,遭法国军舰炮击牺牲。

马尾处于闽江出海口,与台湾仅一水之隔,距基隆港较近,自古是福州城之水上门户。1866年,湖南岳阳人左宗棠倡导创办船政,后由沈葆桢接力船政事务,使这里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,成就了船政文化的兴盛,延续了闽湘文化的历史渊源,也使马尾君竹村有志青年有了报国之地。

居住在马尾君竹村的任氏家族自古遗传勤奋攻读、执着上进的耕读文化基因,在船政发展时期,大量任氏族人将孩子送进船政学堂。任氏族人有部分考上正规学堂,另有大量文化程度较低的报名参加水勇。学有所成的任氏族人,从家乡招募大量水兵,促使君竹的任家子弟源源

的何尚父在岳州当过知府,留下良好口碑。元代灭亡后,其子何仲谦鉴于其父深受岳州百姓拥戴及岳阳的山水之宜,决定落籍巴陵县(现岳阳市)成为巴陵人,以此开启了闽籍何氏家族一支在湖南岳州繁衍的历史。岳阳何氏族人何锦云,在湖南、福建都任过官,当过福建候补通判,顺昌、福鼎两县知县。离任时,当地百姓悬挂“官清民乐”灯笼以示赞扬。

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,到岳阳考察过。《林则徐日记》道光十七年(1837)载:“8月28日登岳阳楼,望洞庭全湖,乘船由水路经过湘之善化到长沙。”林则徐从湖北监利到岳阳考察水利防汛和岳州水师水务,关注洞庭湖及君山岛周边的堤防,抒写了闽湘文化历史渊源的岳阳洞庭湖篇章。

从岳阳湘阴走出来的民族英雄左宗棠,任闽浙总督时,极力倡导在福州创办船政。沈葆桢接受船政事务后,造出一批舰船,并于1879年成立福建水师。船政创办的41年间,制造了40多艘船舰,是中国船舶制造和海军发展的基础,福建水师成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,因而左宗棠、沈葆桢都可被称为中国海军之父。与马尾君竹村接壤的罗星塔一带,处于扼守闽江口的战略要地。福建船政之所以选址马尾罗星塔、君竹村一带,是左宗棠细心考察甄选的结果。

闽江口海防还凝聚着林则徐的良苦用心。早在1850年,林则徐从云贵总督位上辞职回乡养病,时刻反思着广东禁烟时被洋船欺压的软肋,专门考察了闽江口防务,致力重整闽江口海防,主持重修了数十处炮台,包括马尾罗星塔、君竹村一带的炮台。左宗棠数次亲临罗星塔、君竹村一带闽江口岸视察。1884年,他以钦差大臣身份回福州处理中法马江海战事务,感叹恩师林则徐在闽江口建设海防炮位的精到,心里尤增践行洋务、报国图强的志向。

福建船政文化孕育的人才虽然历经中法马江、中日甲午海战而光华失色,但船政文化的传承却植入了中国的海洋开放之梦想,船政学堂、船政教育的薪火不断传续。中国海军教育在天津、烟台、南京、广州等地的学校都受到船政文化的教育模式影响,历任海军总长、海军总司令以及一大批海军军官都来自福州或者福建。

湖南虽然是内地省份,但也传承着重视水师、强化海防的理念。湘军湘勇善于陆战世人皆知,但也早早谋划水师防务,与中国海军有着深刻渊源。曾国藩是湘军缔造者,也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者。1853年,曾国藩组建湘军。彼时太平军占据的长江流域地区,水系发达,有长江及支流纵横之险。水军强大,谓为“以舟楫为巢穴,凡水之区,城池无不摧毁,口岸无不蹂躏,大小船无不掳掠”。如果不备水师不可能与太平军战斗,因而曾国藩、彭玉麟先在湘潭杨梅洲建立船厂,从粤省引入先进技术建造船舰和火炮火器,又在湘水上游之衡阳筷子洲,建立水师日夜操练。而作为“任家军”祖地的岳州,是湖南唯一直临长江、通江达海纳湖的城市,在中国水师海防中也占有一席之地,闪烁着历史的亮点。

三

无巧不成书。元代时,来自福州福清

山村的夜幕比城市里落得快。刚过晚上八点,劳作了一天的大人们大多歇下了。村头巷尾偶尔有一两声家犬的狂吠,再远些,便是远山传来几声清冽的鸟鸣。月光刚铺到田埂上,这般寂静的夜里,孩子们却不知疲倦,像一群撒欢的小精灵,在田间地头追着、闹着,兴奋劲儿十足,全然不管鞋子早被草叶上的露水沾湿。

最有意思的还是之前想的法子:拿一小块纱帐围起草丛的一角,当时还觉得自己挺聪明,在里头放个手电筒之类的发光物,想着借萤火虫爱往亮处飞的性子,能轻松逮住几只,结果还真有不少意外的收获。

回家后,我们会耐着性子把装满萤火虫的瓶子倒出来,分到别的小瓶里,再小心翼翼地摆放在床头边。夜静时分,我就看着那些微弱的光,慢慢睡着。在乡下那间木屋里,小小的玻璃瓶中,那些萤火虫的微光汇成的一片星河——它不光照亮了那段纯真的日子,也照亮了好多精彩又无邪的童年梦。

萤火虫装在密封的瓶子里活不久,大概三四天,大部分就会死掉。每次看到它们干瘪的小尸体,我都要难过好几天。可难过完,下次还是忍不住去捉。后来也慢慢学聪明了:晚上看够了荧光,到第二天傍晚,就把瓶子拧开,让这些小精灵飞回夜空里,让它们的光点重新融入黑夜里。那时候我们懵懵懂懂的,居然也知道疼惜生命,明白小伙伴们不属

于窄小的瓶子,该有更宽广的天地。

母亲曾说,萤火虫提着小灯笼,是为了照亮自己回家的路。如今才明白,它找的不只是空间上的归途,更是对活着的执着向往。它们带着点点萤光穿过黑夜,在独自飞行的路上,盼着能见到明天的太阳。每一盏小小的萤灯,都抱着不肯放弃的梦,还会在有限的时间里,放出最亮的光。

如今农村住的人少了,那片装着我童年乐子的田野早就荒了。夜里安安静静的,没了小孩们的吵闹,这些小精灵倒能放心地在草丛里、半空中自由地飞。可这些光没了好奇的眼睛、没了童真的关注,看着更孤单了。从前那些热热闹闹的夜晚,现在也变得安安静静的。但那些微光,就像一直守在乡下的父母,像他们夜里为我留的那盏灯,会永远留在我的心底——他们在我长大的路上,平抚了不少心中的块垒。

世界照样繁华熙攘,都市里的日子总是脚步匆匆,每当想起,曾有一段来自故乡微光陪伴的时光。一如当年那些萤火虫落在掌心的光亮,心里就会充满温暖,那份踏实的感觉,真好!

■石津平

洞庭湖畔
刘舒图

山”,共同续写着闽湘历史文化人脉族缘。岳阳君山在历史上就非常有名,《荆川记》言:“君山上有道通吴之包山……”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说:“洞庭湖中有山,曰洞庭山……湘君所游和所居之地,故曰君山。”君山名称亦有纪念君妃之意,有一副对联称:“君妃二魄芳千古,山竹诸斑泪一人。”君山处于洞庭湖中,拥有湖光山色,是一个半耕半渔之地。

而马尾君山及山下的君竹村,是任姓祖先从中原迁移到岳阳洞庭湖的君山后,又继续南迁入闽,在此定居下来后世代繁衍。任姓是马尾君山第一大姓,他们依闽江而居,过着半耕半渔的生活。今年2月,笔者专门到马尾君竹村调研,登上君山纵览闽江之秀。走进君山脚下的任氏宗祠,古朴庄严,规制宏大。宗祠族谱记载着任氏两兄弟在南宋绍兴十三年为避中原战乱,从湖南迁入福州的历史,他们的出发地就是洞庭湖君山。

任氏家族勤勉奋斗,君竹村民顽强刚勇。清代,福建船政创办于马尾,任氏族人利用靠近船政学堂的优势,到船政做事或报考船政学堂,走出了众多海军将领、水兵。自1867年以来,君竹任氏家族出了许多海军世家,走出1000多名海军将士,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大水兵家族,为中国海军、海防建设作出重大贡献。

马尾君竹任氏家族水勇在甲午海战中表现出的忠勇爱国气节,已在有关史料中明载。而在之前的马江海战中表现出的英勇作为,却石沉大海鲜为人知。据马尾君竹任氏家族族谱记载,在马江海战发生的早期,君竹任家村民表现出湖湘文化的血气,顶替未及时应战的正规军,自发组织起来抗击法军。1884年8月,法军远东舰队6艘军舰侵入马尾港,伺机攻击清军。其时清廷腐败无能,执意求和,

晚上八点多,我独自在南溪江滨步道漫步,忽见一抹微弱的绿光从香樟树冠滑落。紧接着,一只只萤火虫飞了出来,绕着螺旋形的轨迹,忽高忽低,仿佛在夜空中酝酿一场无声的舞蹈。它们薄纱般的翅膀裹着忽明忽暗的光晕,像鱼儿在湖面吹起的一串串气泡,稍不留神就会破灭,瞬间勾起一段似乎早已被遗忘的童年记忆。

三十多年的城市生活,让我习惯了用手机筒照亮夜路。可骨子里,我对街巷深处那些刺眼的电子显示屏,以及被霓虹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城市喧嚣,心存一种说不出来的反感。今夜偶见这团绿光,倒像不经意间翻到了旧时那枚褪色的书签,倏然牵起心底的一丝柔软。

荧光与人造光终究不同。它的每一次明灭里,都自带带着尘世里那份超然的宁静。就像山村里的一盏盏煤油灯,总把一份简单的生活寄给夜晚——曾照亮过简陋的教室、摊开的课本,也照亮过外婆的针线笸箩。哪怕光晕再怎么微弱,也能把那些昏暗的角落,照得澄澈、分明。

萤火虫

■郑秀杰

朱筠与“三百三十有三士亭”

■郭震

前几年,在鸟山清理郭柏苍的天后宫与三仙楼断碑时,于道山观后之陡坡上发现了学政朱筠的残石刻。

朱筠,大兴人,字美叔,又字竹君,与其弟石君珪,少皆以能文有名。他乾隆十九年中进士,授官编修,后升至日讲起居注官,翰林院侍读学士,督安徽学政,因过降级,又重为编修。他曾经督理福建学政一年。

朱筠极具儒家风范,博学多才,又乐于提携后生。他出任福建学政,最脍炙人口的便是兴修“三百三十有三亭”的故事,特别是为福州“三百三十三士亭”题写的对联:“偶为选地看山计,若慰连床话雨晴”,充分显示了他与福州的门生与学子之间的深情厚谊。萨本敦曾著文说起他:“朱筠终岁不至达官门,非常的傲骨,并一身清廉。”许多寒门学子,因为他的提携和帮助,成为了学界的栋梁。他在提督福建学院署聚石成山,完全可看出他的这一性格特征。民俗专家郑子端先生对我说,当年这些中举的学生,为了答谢恩师,许多人都想方设法备礼。朱筠索性公开说,你们都别花钱送礼,要送就每人送一块石头,福建实在太热,我用石头在提督署垒座假山,夏天就躲在山洞中纳凉。福州的假山石取之较易,多为产于福清的海岩,并非现在人们想象的那样,需要千里迢迢跑到太湖去采买太湖石。他这一说,既拒了礼,免了学生的负担,又给了学生报恩的机会,而且他离任后带不走假山,给福州留下一处景观,真是一举数得。

朱筠的福建学院署在今延安中学位置。后来,福建学院署移除,假山搬到新建的鸟山图书馆内。再后来,鸟山图书馆内基建,山石又被迁到西湖公园。学子署名的山石有的被砌入猴山中。现在,三百余块山石仅余三十九块。萨本敦发现,其中一块还刻有他十二世祖萨知晖的名字。而刻有朱筠《三百三十有三士亭记》的一块大石头,数年前又被发现,也搬进西湖砌于湖边的假山中。朱筠建亭后不久便北归,而他十分有创意的三百三十有三士亭记,则深深留痕于闽地学子与士人及其后代的心中,成为一个美好的念想。

清晨,我随五哥踏入福州白云洞的晨雾里,赴一场从石阶到花田的诗意之约——在险峻山径中触摸自然肌理,于绣球花海间沉醉夏日温柔。

白云洞海拔700多米,常有白云缭绕,使人难以分辨,因而得名。这里更是福州驴友练脚的心走线路。

沿途草木葱茏,山风裹挟着草木清冽香气扑面而来。拾级而上,路边一块岩石上刻着数字,像山在悄悄报数。这是每隔一段多少个台阶的标识,每个数字乘以100就是走过的台阶数。

从埠兴新苑到积翠庵路口这段路程,就像是餐前开胃菜。这里路况很好,宽石板任人慢慢晃,直到看见路标突然分了岔:往左去积翠庵,往右去白云洞,需跨过一条山涧。石床沁着水,前一秒还看别人趔趄着拍屁股,后一秒自己的鞋已在青苔上跳了支小舞。

一路向前,迎面出现一段近70度倾斜角的石阶,便是“一天门”,台阶狭窄得不及手掌宽,好在这段路不长。一天门上来,有些垂直向上爬的感觉。拐过直角的山路,便来到“凡圣庵”,这是崖壁下用石头砌建的一座院子。听说被火烧了几次,如今只剩下半截墙。

过了凡圣庵,就到了第二天梯——龙脊。这段天梯很陡,台阶都是崖壁上凿出来的,很不规整。台阶有大有小,歪歪扭扭的,很难前行。开始台阶还比较宽,之后要抓着旁边的铁链,越往上走越窄,上下的驴友们交错时要小心礼让。到了转弯处,回头一看,崖壁陡峭如倾,只见众人都像挂在岩壁上的剪影,风过时,倒影都站得更稳。

来到天梯转弯处的小观景台,视线极佳,福州城在脚下摊成画卷,乌龙江、闽江、五虎山及整个南台岛尽收眼底,纵横交错的河流、道路一覽无余。

当“白云洞”三个字撞进眼帘时,汗湿的衣背突然凉了。白云洞是所有人物角色的栖息地,无论你何时去,山顶总是那么热闹:石桌上的茶在冒热气,牌局的吆喝混着香火味。这个地方在照片上你看不出来是洞,到现场看一看就知道,感觉那些大石头突出来,产生一个面积很大的岩洞。那是明万历年间,僧人悟宗倚岩为屋,石天为盖,垒石成洞,并称之为“良心寺”。好一个“洞门无锁老僧闲,云出云归自开合”,太赞了!

站在良心寺前的栏杆旁,眺望山下风光,蓝天白云,心旷神怡,透过稀疏的树枝,梳理一下登山的心情。

顺着步道,我们转身扎进鼓岭长田花溪谷——这片藏在青山褶皱里的“绣球秘境”,化作现实版的梦幻天堂,正用千朵万朵的温柔,把夏天酿成一首会开花的诗。

穿梭于花径,绣球花正以蓝、紫、粉的渐变色调铺就一条“花路”。眼前是层层叠叠的绣球花墙,恍若踏入宫崎骏的动画世界。许多人都“藏”在花海里,听花与溪水合唱,和花影玩捉迷藏,随手一拍都是明信片。人在花里成了剪影,笑声落进花瓣,连时光都慢得打了个盹。

原来,这一路从来不是征服,是在石阶上遇见搀扶的手,在古刹前遇见发呆的自己,在花海中遇见突然柔软的心跳。就像崖壁上的“心静”二字所言:户外的魅力,在于放下顾虑、专注脚下,让山川的辽阔舒展胸怀,让花开的温柔治愈心灵。

■百姓茶摊

■俞云杰

